

在我的少年时期,我爸爸的书架上有很多的藏书,阅读那些藏书曾经是我莫大的兴趣。

我清晰地记得其中有一本薄薄的封面上有红色花叶图案的剧本,是早期开明书店印发的小开本,名字是“清明前后”,作者是茅盾。剧本是茅盾先生送给我爸爸的,扉页上有他的题字:“祖光先生惠正 茅盾”。许多年以后,这本书和其他大约四千册书籍都被我爸爸捐给了北京戏曲学校。

那是1998年,我妈妈逝世几个月之后的事。那天,我和爸爸大吵一架。

家里三个孩子当中,我是相对最喜欢书的一个。

我非常不高兴那整书架的书统统被人取下打包并搬走,看着那变得空空如也的书架,我对爸爸大喊:“你不能让他们把书都搬走!我还要看呐!”

爸爸也急了,他也大声地喊回我:“已经说好了!捐给人家了!拿走就是拿走了!”

真是拿走了,多年来伴我长大的几千册书籍被人拿走了。他们都被捐到了北京戏曲学校。当时的校长是著名艺术家孙毓敏女士,是一位京剧荀派花旦演员,也是我妈妈的朋友。她对接受这一批书籍表达了强烈的兴趣。

不久之后,北京戏校

# 一本书的命运

吴霜

的工作人员送来了厚厚一本父亲捐书的书录,这部书录在我家书柜里一放就是十七年。

十七年,家里那个空空的大书架又被更多的书籍塞得满满的了。那部当年捐书的书录被遗忘在玻璃书柜里,蒙上了灰尘。

可是几天前,接到一个电话,使得这本书录又摆到了桌案前。

电话是我二哥打来的,他说在北京的一个拍卖公司的预展图录中,有人发现那本我爸爸捐给北京戏校的《清明前后》赫然在列。

我一听就炸了!是什么人把书拿去拍卖了?!是戏校的人么?是他们图书馆的人么?是图书馆的人偷走了?还是借阅中丢失了?

我第一时间找到了北京戏曲学校的现任校长刘先生,向他说明拍卖公司正在准备拍卖一本我爸爸捐赠给他们图书馆的茅盾剧本《清明前后》。他马上觉得事情严重了。

第二天一清早八点刚过,我接到了刘院长的电话,向他们马上开始调查并已请律师通知拍卖公司停拍此书。但是他们图书馆中留存的我爸爸捐赠图书中并没有这本《清明前后》。

我告诉他,在我家中

留存了一本书记录,我可以查一下,看上面是否有这本书。

于是,那本厚厚的“吴祖光捐赠书录”又被我在家中浩瀚的藏书里找了出来。

掸掉上面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一页页翻看。二百多页四千多册的书录,都是用钢笔圆珠笔抄写的,有的字迹已显模糊,因为书录制作手法简单,也没有按拼音字母排列索引,只是将一本本书名抄写记录而已,因此看得我头都晕了。在翻到接近末尾的第222页时,我的眼前忽然一亮,“清明前后”四个字清晰了然!我从几千个书名中把它找了出来。

显而易见,偷书人就在学院的图书馆,原来那本书录已经消失了,被人毁踪灭迹,让后面的管理者无从查找,这也许是蓄谋已久的偷盗案。

这本书上面的题款证明了赠书人与受赠人均是当代中国文化界的名人学者,他们的名字代表了时代特点与历史沧桑,且两位名人都已去世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本书已不是一本普通的小书,而变成了文物。偷盗者把它当成了赚取利润的商品拿到了拍卖会上。

我父母的婚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段佳话,原因是他们当年的联姻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那就是文化人与民间艺人的一次完

美结合。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虽是舞台上的天才演员但却缺少文化的母亲嫁给了著名作家的父亲,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母亲对文化的渴求,她希望父亲能够帮她提高文化造诣,使她的表演艺术得到升华。

事实果然如此,母亲后来在生病无法继续登台之后华丽转身变成了作家,写出几百万字的文章,出过几十本书,都来自父亲对她的深度影响。父亲捐书给戏曲学校,初衷也是如此。他认为,中国的戏曲圈是一块相对文化素质欠缺的园地,演员们都是从幼年时就接受艺术训练,文化素养相对薄弱。这才有了捐书给戏曲学校的想法,那几千册图书才从我家的书架转移到了戏校的图书馆。

然而,谁会想到珍贵图书的命运竟然在十多年后从图书馆辗转到了拍卖公司的图录上!

这是戏曲人的耻辱目前,我正在等待事件的最新进展,《清明前后》决不能被拍卖,盗书人必须被追究。

93岁的老诗人圣野,在民国年间已出版三部儿童诗集。这三部童诗集,已成为研究我国早期童诗创作的珍贵史料。1942年抗战时期,圣野于《前线日报》上以周大鹿原名,发表了第一首儿童诗《怅惘》。之后,他大胆向《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夜光杯》投稿,儿童诗《他睡》《感情的花朵》等得以发表。1947年8月,圣野出版了第一部儿童诗集《啄木鸟》,集中的五十七首短诗,已初显圣野儿童诗特色。集中有一些讽刺诗,亦以儿童口吻写出,如讽喻国民党当局滥发纸币的《印钞机谣》:“印钞机/摇呀摇呀/白的进去/花的出来。印钞机/摇呀摇呀/信用进去/强盗出来”。这些诗,是圣野儿童诗写作的最初成果。诗评家刘岚山看到《啄木鸟》后,用方元笔名在《夜光杯》上撰文热情推介,这是对圣野儿童诗最初的评价文字。1948年3月,圣野出版了第二部儿童诗集《小灯笼》,其中有童诗三十六首,都以“小妹妹”为小主人公。这些诗,既充分展示了圣野儿童诗的写作才华,又显示其亲切、生动、贴切的儿童诗独特写作风格,写出了儿童眼里的大千世界。这册《小灯笼》,得到颇多赞誉,著名九叶诗人唐湜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时报》上专门写了诗评。同年,圣野以《列车》为书名,出版了第三部诗集。这时的圣野,结识了公刘、田地等一大批诗人,视野更开阔。从《列车》的诗作看,其创作显然有了突破。他的观察,不再停留在表层,而是融入自己更多的思考。他对丑恶现象的揭露,对社会的批判,都有了更大的容量与深意,而又不失儿童诗的意趣。如:“狗咬醒了黄昏/黄昏又咬醒了我”(《黄昏》);如:“我穿着衣服/像穿着一身荆棘/一身的蛇”(《黑夜》)。从《啄木鸟》《小灯笼》到《列车》,可清晰看出,圣野在儿童诗创作上,一步步留下由浅渐深的印痕。可以说,圣野是我国早期儿童诗写作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是至今健在的最为年长的一辈儿童诗人。

圣野三部早期童诗集

韦决

动手指就能“悠悠悠”来欣赏音乐会。不过,在由线下转向线上的过程中,一开始,也遇到了一些不理解。习惯了电话预约的老观众说:“你们这就是要把我们拒之门外啊!”的确,在上了一些年纪的人看来,电话预约虽然“打也打不进”、“订到了就像中大奖”,但网络购票“都是陷阱,网银搞不好钞票全骗光”。

为了打消这些老观众的顾虑,来宾们决定:手把手教。一段时间里,“音乐午茶”的中场休息时间,成了网络购票培训小课堂,来宾们不厌其烦,教有需要的观众使用格瓦拉软件,如何网上支付,如何自助取票。有时,进场观众干脆把手机往来宾手里一塞,中场时APP已经被下载好了。

渐渐地,老观众不仅可以悠悠悠来听音乐会,也有了第一次的“网银”体验,甚至熟悉了网购,觉得在自助取票机上点点数字,门票就哗啦啦掉出来,“很过瘾”。

购票渠道便捷了,欣赏氛围安静了,节目内容多元了,鉴赏水平提升了,在每日的相互陪伴中,观众和来宾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打不相识”中升温。有的老观众旅游回来,像老友般给我们带了巧克力和糖果,有的则经常和我们聊家常。“音乐午茶”成了那股在观众与我们之间相互支撑的力量。我们用自己的服务为他们带去了便利和关爱,他们也用自己的阅历和热情为我们带来了动力和信心。

也许今后磕绊依然难免,但这份“不打不相识”的老友情,定会随着时间愈久愈醇香。

剧场相聚,难免有了互相惦念,也交了很多爱乐者朋友。

音乐午茶

我爱看书,我爱逛书店。我从小就爱逛书店。

我小时候在广州,周末一天半休息,总有半天泡在永汉路(今北京路)几家大书店里。当时广州的书店都是上海开过去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儿童书局。在那些书店中,世界书局的书买得最多,它出版的古典小说我全买了,因为它的古典小说编得好,有人名索引、内容提要等等,编得非常认真。广益书局的书我也买了不少,它出版了许多别的书店没有的章回小说,据说这个书店收购散落在民间的旧小说印出来卖,所有的书都卖一折八扣。没想到广州当时有两位书店店的职工后来成了我上海的工作同事,一位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吕鹤鸣同志,他曾是广州儿童书局经理;一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张鸿志老法师,他曾是开在广州的上海图书杂志公司的小老板。后来我们提起这件事觉得真是好玩,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朋友。

1938年我从广州逃到上海以后,还是爱逛书店,经常到福州路去,逛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我在上海最初住在四川路北京路,住的地方比较小,也没有我的书橱,所以买书不多,只是去看书。后来领导我的肖岱同志说,你要买什么书跟我说一声,我买书可以打很大的折扣。后来我才知道,他买书是通过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地下党员包文棣同志。包文棣同志后来也成了我译文出版社的同事。不过在敌伪时期,我还是买了一批书,因为每年快到元旦时,商务印书馆就要把一大批书七折八扣卖出来,主要是为了凑钱给职工发工资。我到现在还收藏着一些商务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就是那时候买的。商务这套丛书在书中在敌伪时期戏剧院也派用场了,例如很出名的话剧《甜姐儿》,就是根据商务那些书中的法国剧本《巧克力姑娘》改编的。

解放后我当然也逛书店,我甚至有个习惯,凡有新诗集出版我都买,这是因为新诗的销路不好,我为了表示支持诗人们写诗,所以出一本买一本。我有一次住在静安寺新华书店看到荣毅仁副书长买书,他汽车开到书店门口,走进书店,店员就把打好包的一包书递给他。荣毅仁走后,这位店员对我说,荣毅仁正在研究哲学,请他们几哲学图书出一本就给他留一本。

到了“文化大革命”,我还是逛书店买书,八个样板戏的剧本我全买了。直到今天坐上轮椅,我也曾由我儿子推着进过几次书店,买了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还有京剧名演员高盛麟的书。

我不仅爱逛书店,还喜欢逛旧书摊。这我已经写过文章,就不重复了。

任溶溶

我爱逛书店

继“2014 院士春秋论坛”成功举办之后,今年8月30日至31日,以“发展·创新·融合·共生”为主题的“2015 院士春秋论坛”再次在新疆麦盖提县举办。

陈冀胜、秦伯益、唐希灿、戚发轫、滕吉文、汪集旸、孙汉董、陈鲸、黄其励和严加安等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应邀前来麦盖提共襄盛事。在麦盖提的有限时间里,院士们先后参访考察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刀郎乡里、刀郎画乡、刀郎羊种羊繁殖基地、刀郎湖和麦盖提世界和平公园。在麦盖提世界和平公园,院士们和家人在“院士林”亲植象征刀郎人民勤劳、顽强精神的胡杨树,共同敲响了祝愿世界和平的和平钟声并通过了10位院士联署的《麦盖提院士春秋论坛共识》。

也许是麦盖提人民战天斗地、艰苦卓绝治沙的精神感动了院士们,也许是纯朴、善良、好客的麦盖提人民的深情厚意感染了院士们,院士们在麦盖提度过了愉快而又美好的日子,并以他们精彩纷呈的演讲给30万麦盖提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秦伯益院士对于注重维吾尔族医药开发利用研究的建议;

唐希灿院士和孙汉董院士关于对原始胡杨树药用价值研究开发的建议;滕吉文院士关于快速发展、人才培育和引进以及依靠科技力量,建立可持续供给的矿产资源战略后备基地的建议;汪集旸院士关于加快开发地上地下水资源联动的建议;陈鲸院士关于重视和利用遥感卫星信息技术造福地区发展的建议;黄其励院士关于建设绿色能源基地,将麦盖提县建成清洁能源的“电气化县”的建议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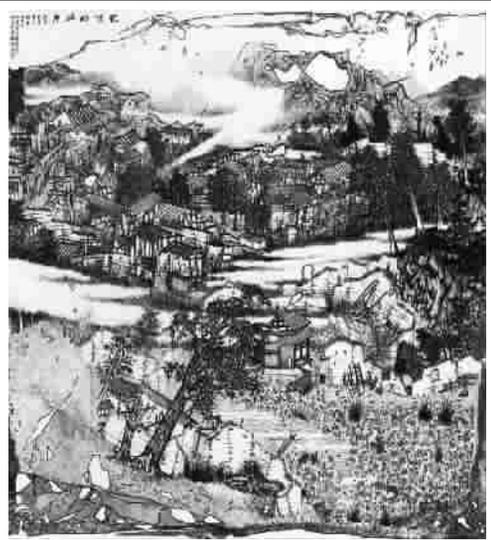
这些经过院士们深思熟虑提出的建议不仅针对性强,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是一帖真正的“灵丹妙药”。在完成编辑《2015 院士春秋论坛纪实》一书之际,传来了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喜讯,这无疑是对中国科学家的一次嘉奖。对原始胡杨树的研究开发已经展开,我们希望能够与院士们一起见证奇迹的发生。

连续两年的“院士春秋论坛”顺利举办对于位于祖国西北边陲的麦盖提意义重大,也是我们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一次践行。正如刘宝镛院士所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们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亲密兄弟,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维护这种友谊。”我们也希望如汪集旸院士所言:“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有信心将麦盖提的‘院士春秋论坛’打造成为瑞士的‘达沃斯论坛’。”

《2015 院士春秋论坛纪实》汇编了10位院士在“2015 院士春秋论坛”上的演讲报告和其间的专题讲座报告以及麦盖提县领导的主旨报告,基本呈现了“2015 院士春秋论坛”的积极成果,在存史的同时也将给人以启迪。

以“科学·艺术·自然·和谐”为主题的“2016 院士春秋论坛”即将启动,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的院士来麦盖提参加“院士春秋论坛”,为麦盖提的建设和发展把脉,出谋划策,麦盖提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本文为《2015 院士春秋论坛纪实》后记)



晨雾 (中国画) 孔紫

如果你在“音乐午茶”开场前恰巧经过音乐厅入口,一定会听到这样亲切的声音,“方老师依来啦,今朝额茶是我做的,依一定满意!”、“依好!好久没见,一定是去旅游了吧?”、“外面雨蛮大的,当地地滑。”是的,“音乐午茶”的神奇魅力,就是让这些老观众和我们的90后来宾成了老友,他们几乎叫得出所有来宾的名字。

这样的情感是在三年多的相互陪伴中养成的,也可谓“不打不相识”。午茶开办之初,采取观众预约制,不对号入座,一度,我们常常要和观众“捉迷藏”。往往大门一开,叔叔阿姨们迫切地一拥而入,争占前排座位,进而来宾和观众进入“这是谁的包”“那是谁的伞”的博弈。为了劝说占位观众把座位让出来,供其他观众选择,来宾们想了许多办法,也受了不少委屈。有时候,这边在劝解,那边的“占位神器”又被施展开了,安抚好前排的占座情

绪,后排又有人搬了椅子自己挪了上来,一段时间,礼宾上岗前不由深吸一口气,开玩笑说:“嗯,‘开战’了!”气归气,但我们从没怨过这些“老顽童”,每每看到他们顶着烈日或耐着严寒,提早两个多小时就在入口外排队,我们就深深觉得,他们抢占的不是座位,而是那段更加贴近艺术的距离,是在与时间赛跑,多一次与音乐为伴的午间时光。所以,除了管理和约束,我们也需要改变,去保护这些爱乐的人。

几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尝试和调整,从最初排队发预约号,到之后的电话、网络预订双料保障,再到如今的全网络购票、在线选座。预订渠道便捷了,观众的欣赏习惯也在改变,从以往的耐力战、体力战,到如今动

“不打不相识”的友情

李若思

听音乐会,也有了第一次的“网银”体验,甚至熟悉了网购,觉得在自助取票机上点点数字,门票就哗啦啦掉出来,“很过瘾”。

购票渠道便捷了,欣赏氛围安静了,节目内容多元了,鉴赏水平提升了,在每日的相互陪伴中,观众和来宾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打不相识”中升温。有的老观众旅游回来,像老友般给我们带了巧克力和糖果,有的则经常和我们聊家常。“音乐午茶”成了那股在观众与我们之间相互支撑的力量。我们用自己的服务为他们带去了便利和关爱,他们也用自己的阅历和热情为我们带来了动力和信心。

也许今后磕绊依然难免,但这份“不打不相识”的老友情,定会随着时间愈久愈醇香。

剧场相聚,难免有了互相惦念,也交了很多爱乐者朋友。



夜光杯